

百变爱情小说风起，优质作家**斐燕**笔下卧虎藏龙，掀开江湖新风云……

竹林归晚

斐燕◎著



目楼主，冷清寒，江湖人称冰破
心：当世武林第一奇才传人楚落
心疾缠身，分开六年后再见，
火般的爱恋漫烧天地

和风

竹林归晚





◆竹林归晚 ◎斐燕

◆单恋 ◎简瓊

◆飘洋过海去爱你 ◎子纹

清韵

清韵坊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远方清韵坊爱情小说系列之一/昕岚等著.

—呼和浩特、远方出版社, 2005. 5

ISBN7 - 80723 - 031 - 2

I. 远… II. 昕… III. 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43402 号

竹林归晚 (远方“清韵坊”爱情小说系列之一) 斐燕 著

责任编辑: 张阿荣 乔苏芝

策 划: 缠绵工作室

出版发行: 远方出版社

社 址: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

印 刷: 惠阳印刷厂

开 本: 850 × 1168 1 / 32

印 张: 29

字 数: 510 千字

版 次: 2005 年 5 月第一版

2005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

印 数: 1 - 4000 册

定价 © 67.20 元 (全 4 册)

书号 © ISBN7 - 80723 - 031 - 2 / I · 12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

网址: <http://www.booksroom.cn>

序

熟悉我的朋友们都说，燕子是个典型的巨蟹座女孩，温和娴静，充满了母性，有时却又多愁善感。有时想想，还真是这样呢。不喜欢热闹的我，可以对着计算机发呆一整天，可以为生病的同学冒雨出去买早点，也可以为是一部虚幻的小说哭得唏哩哗啦。从个人的角度来说，燕子喜欢甜食，巧克力是我的最爱。想当初考进理想的大学，燕妈妈就曾允诺无限量供应燕子所需的巧克力。那时的暑假，某燕体重骤增五公斤，且从此再没有回复到从前的标准。

打开衣柜，几乎所有的衣服都是淡色的，浅色的衬衫，浅色的裙子，浅色的毛衣，浅色的外套，就连鞋子都是浅色的。所有颜色中，燕子最喜欢白色，其次是紫色。因为白色给人以纯净的感觉，而紫色则象征优雅。从大学开始，除了体育课外，燕子一年四季都穿裙子，不是为了漂亮，而是觉得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，裙裾飘飘，有种

闲适的味道。

写作是件辛苦的事，有时候也会问自己，崇尚现实的我，为什么会开始写小说，甚至想要一直一直写下去。回想当年，为考大学而奋斗的日子里，被燕妈妈逼着复习枯燥乏味的功课，厌倦之余，于是偷偷拿出小纸片，压在书下开始了我的创作生涯。参加考试的前一个星期，燕子终于完成了今生第一本小说。上天保佑，放榜之日发现自己险险过关，运气极好地进入理想的学校。

总觉得燕子是如此幸运，能够在学习之余，创作心爱的文宝宝。而这份幸运，燕子也会永远珍惜，并用感恩的心，写下一段段唯美的爱情。



第一章

千里莺啼绿映红。君山，一如既往的风光明媚，幽静宜人。

忽然，一阵急如奔雷的马蹄声响起，打破了这片宁静祥和。

一人一骑飞速驰来。

马是通体雪白的骏马，人是丰神如玉的美人。马上的骑士是个女子，一个美得惊人的女子。只是那双原本应比之为柳叶的眉，微微向上挑着，弧形优美的唇紧抿，再加上一身由内而外散发的寒意，一袭黑色斗篷包裹的高挑身形，使她显得冷肃而又无情。

她，是冷清寒，一个令天下武林为之震慑的女子。自十五岁出道，凭着一柄残月剑，杀南海三绝，诛万恶修罗，收天魔十凶。这些无一不是纵横武林数十年的穷凶极恶之徒，却悉数败于她剑下。更令人难以想象的是，当她十七岁时，在华山论剑中打败峨嵋、华山、昆仑





等门派掌门，被武林公推为新一代第一高手。在十八岁那年，她创立了残月楼，收服无数武林豪杰为其效命，楼中猛将如云，谋士如雨，做天下生意，生和气之财，而今冷清寒二十一岁，已是日进斗金、富可敌国、跺跺脚令江湖颤动的霸主。由于她的冷，她的傲，她的非凡武功，江湖中人送她个外号叫“冰魄寒心”。

她在君山策马，径直奔向她所欲前往的那片竹林，君山南隅的那片竹林。终于，竹林在望。

冷清寒勒住马，身形一晃，已立于地面。

已经六年了，六年没有来过这里，没有赏过这片苍翠，没有见过那个人，那个她心中惟一珍视的人。

她站在那里，有些迷惘，有些怅然。来时她是快马加鞭，真到了这里，她却跨不开步子，只是站着、望着。

良久，一阵很轻很微弱的铃声自竹林中响起，她知道是他。铃声渐渐清晰，一名白衣男子伴着铃声而来。冷清寒凝视着他，他还是那么美，只是有些苍白。六年了，岁月似乎不曾在他脸上刻下痕迹，他依旧如她离去时那般绝美飘逸。精雕细琢的五官，白皙晶莹的肌肤，修长的身形虽略嫌清瘦却令他更显飘逸。他像上天的杰作，不染半点俗世烟尘，一如他的名——楚落尘，一个误落凡尘的谪仙人。他的左腕系着串白玉铃铛，铃声即是自此发出。他终于来到她面前，站定。

“你，终于回来了。”他的声音很柔和，带着呵宠。

“……”又听到这温柔的声音，冷清寒竟有种落泪的冲动，不过她还是忍住了。





“干嘛站在这儿？真是傻孩子。来，我们进去。”他温柔地一笑，牵起她的手。

“好。”

★

★

★

竹林之中有栋竹楼，竹楼有个很雅的名，叫聆雨轩。而今，他们正坐在聆雨轩中悠悠交谈。

“为什么会出竹林？”她问。

“我只是好像听见马蹄声，猜也许你回来了，却真的是你。”他笑得很开心，为绝美的脸上添了一抹稚气。

“你，你真相信我会回来？”

“你说过会回来，我自然相信。”他温柔地笑，脸上是全然的信任。

她鼻中一酸，她不值得的，不值得他如此宠爱，如此信任。她，她只是个无心的女人。

“怎么了？好不容易终于回来了，不与我聊吗？”他笑问。

“你后悔遇上我吗？”她忽然抬头，问得无比认真。

“怎会，别胡思乱想。”他轻打她一下头，笑她。

她却没有笑，只幽幽地问：“还记得第一次见面吗？”

“当然。”





★

★

★

十二年前

三九严寒，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女娃直挺挺地跪在仁济药堂门前。雪不断地从天空飘落，风无情的肆虐。小女娃的双膝埋入雪中，单薄的破衣覆满雪花，一张带着污秽的小脸早已泛了青。但她仍跪着，一动不动地跪着。

“你怎么还没滚？去，去，去，快滚。影响我做生意。”药堂的张大夫探出头，厌恶地瞥了她一眼。

“求求您，救救我姐姐。”小女娃恳求。

“你当这儿是善堂吗？看病是要钱的，要钱的你懂吗？真是阴魂不散。”张大夫“呸”了一声。

“钱我以后一定会凑给你，求你先救救我姐姐。”小女娃咬咬牙，再次恳求。

“以后？下辈子吗？等你有钱？嘿，嘿。”张大夫轻蔑地冷笑。

“求你，求求你。”小女娃脸涨得通红。

“滚滚滚，纠缠不休，烦。”张大夫索性缩回头，关上店门。

“求求你，求求你……”小女娃拉下自尊，不断向他磕头。

忽然，一双莹白如玉的手将她扶起。一件白貂大氅裹住了她，大氅尚带着温暖的体温，很暖很暖。她抬头，





一张俊美绝伦的脸映入她的瞳。那是名十三四岁的少年，他一身白袍，在这严冬，显得极是单薄。他的大氅已裹在她身上。他在对她笑。

“别求他了。来，告诉我，你姐姐在哪里。也许我能帮上忙。”他柔声道。

小女娃望着他的眼，许久，她点头。她拉起他的手，要走。却发现双腿早已被冻僵，麻木得都不像自己的了，别说走，就是动一动都难。小女娃紧咬下唇，眼眶含泪，却倔强地不让它掉落。

少年一阵怜惜，从怀中掏出一粒朱红的药丸让她服下，打横抱起她。

“告诉我，该往哪里走？”她真是轻得可怜。

“那里。”她指向西南。

她相信他。

*

*

*

那是一栋破屋，稻草封的顶，窗是用纸糊的，早已破得挡不住风，门也坏了一半。小女娃的姐姐就躺在那里，五六件破衣服覆在她身上。只是当少年和女娃到的时候，她已再也感受不到痛苦了，没有呼吸，没有思想，只有残留的尚未凉透的身体，显示着她在不久前还是活生生的。

小女娃没有哭，只是静静地望着姐姐，抱着她的身





子，贝齿深深地陷入下唇，血顺着唇流下，苍白的小脸被点上一道妖艳的红。

少年默默地陪着她，帮她把姐姐安葬，帮她处理好她姐姐的一切后事。

她姐姐叫冷蝶，一只尚未翩翩起舞却已断翅的蝶。

“跟我回家好吗？我住在君山。”终于，少年对小娃娃说。

“冷清寒。”小娃娃突然道。

“啊？”少年讶然。

“我的名字。”

少年笑起来，“我姓楚，楚落尘。”

★

★

★

于是冷清寒跟随楚落尘来到君山聆雨轩。也直到那时，她才知道，他是当世第一奇才“九绝神箫”柳飘絮的嫡传弟子。柳飘絮远走天涯，但一身所学除武功外已悉数传于楚落尘。

“告诉我，你想学什么？”回到君山的第二天，楚落尘问她。

“武功，谋略。”她断然道。

他皱眉，知她有满腔的恨，无比的怨。武功与谋略并不适合她，但他无法拒绝她。对她，他总有一种莫明





的怜惜。

“好，我教你。”他无奈，却依然点头。

从那天起，冷清寒努力习武，研读兵法。由于楚落尘先天体质较弱，不能习武，所以武功的学习只有靠他口述，无法手把手地教她，这更使她恨不得一天当两天用。幸而，楚落尘医术绝世，更舍不得她受苦。天天把江湖中人梦寐以求的朱丹给她当饭吃，更不辞辛劳地耗费精力为她打通任督二脉，使她一夕之间就增一甲子的内力。

★

★

★

匆匆，六年过去了。在楚落尘无微不至的疼惜与教导下，当年的小女娃已成为一个武功盖世、智计绝伦的女子。终于有一天，她告诉他：“我要离开。”

“你还是说了，我知你终有一天会说。”他苦笑。

“我会回来。”

“我等你，不管多久。”

★

★

★

而今，她回来了，功成名就地回来了，带着惊人的权力，带着无数的财富。





“六年了，我做到了我想做到的一切。”她终于勾起一抹笑，一抹苦涩的笑。

“寒儿，告诉我，你现在高兴吗？当你得到了幼时所没有的一切；当你逼得当年那个张大夫自尽；当你逼得你后娘发了疯；当你弟弟走投无路，你真的高兴了吗？”楚落尘淡淡地问。

“你，你都知道？”她惊诧。

“是的，我都知道。只是，我更知道，你仍不快乐。”他叹息。

“不快乐？呵！我怎会不快乐？要不是那个我该叫爹的男人为了娶个青楼女子，休了我娘，我娘怎会自尽？要不是那个青楼女子挑拨，那男人怎会赶我和姐姐出门？要不是那个庸医心如铁石，嗜财如命，姐姐怎会死？这一切都是因为我没钱，没权！而今我仇已报了，钱也有了，更是大权在握。我惟一的遗憾就是那男人死得早，我无法报复他。不过，这也无妨。老天令他早死，这已是对他的惩罚。我还有什么不快乐？呵……”她大笑，却落了泪。冷蝶死时她都不曾落泪。

“别笑了，别这样笑，乖。”他心疼地搂住她。不管她如今如何功成名就，在他心目中，她仍是那个倔强却脆弱的小娃娃。

“我当然要笑，当然要笑。为什么不笑？我高兴啊，你知道吗？我好高兴。”她推开他，泪滑落脸颊。

“别这样。”他拉住她，“我能了解，当你做完一切，你会空洞，会无措，会彷徨。但无论如何，你还有我，还





有我啊。我爱你，你懂吗？我们相处了六年，在这六年中，我便爱上了你，无法自拔。但你却离开了，正巧也是六年。所以当我再次见到你时，我就决定，告诉你，我会永远照顾你，我是爱你的。”他深深地凝视着她，等待她的回应，或，拒绝。

她望着他，许久。“收回你的话。你不爱我，我也不会爱你。冷清寒不会爱人，永远不会。你只可能是兄长，是恩人，但决不是丈夫。我累了。”她推开椅子，离座，走向她六年前居住的小室。

楚落尘站起，目送她离去。默默的，什么都没说。蓦然，心口一阵绞痛。他扶住茶几，努力不使自己跌倒，并立刻运起冰心诀，压下心口的痛楚。

她，终于还是伤了他……

★

★

★

小屋的摆设仍和六年前一样，未曾变动。

冷清寒躺在床上，久久不能入眠。

他说爱她，而她，拒绝了她。她对他并非没有感情。她眷恋他绝美的容颜，柔和的嗓音，温暖的掌心。她也不是不知他对她的好。朱丹炼制不易，原是给他补身子的，自她来了后，便大半都入了她的口；她说要习武，他浏览各派秘笈，综合九绝神箫的绝学天音七式，为她创出纵横天下的残月剑法；她无内功根基，他就用金针





斐
燕

为她打通任督二脉，自己却因耗力太巨整整半月不能下床。可她还是拒绝了他。因为她不会爱人，而他，也值得更好的。

幼年父亲的无情，母亲的怯懦，令她对情爱彻底失望。她不相信爱情，也早已封闭了自己的情感。后来，她与冷蝶两人受尽人情冷暖，世态炎凉，冷蝶更早早地离开她。这使她心中充满对权力，对金钱的强烈欲望。而他，他的出现是她始料未及的。他的明亮，他的善良，他的无私，他的关爱，为她灰暗的人生添上一线阳光，他造就了她。她知道，如果不是他，别说成为今日的“冰魄寒心”，就是要活下去，对她来说也是种奢望。

她感激他，敬重他，更珍视他。他是她今生惟一在乎的人。但她却不爱他，不会爱他，也不敢爱他。

★

★

★

夜阑人静，楚落尘坐在书房，手中是一卷美人图。美人儿明眸皓齿，巧笑倩兮。美人儿那张脸却分明就是冷清寒，但又不像。冷清寒是不会这样笑的，她的脸永远像一块寒冰。即使是对楚落尘，她也只会勾动嘴角罢了。她，从未真心笑过。

“唉——，寒儿，我何时才能让你像这画上人儿一般地笑呢？”他叹息一声，喃喃自语。

她今天拒绝了他，令他当时心中一阵刺痛，更引发





了先天的心疾。师父说得是，他果是动不得气，伤不得心的。他知道她对他有情，只是她总在骗自己，在压抑自己。她受的苦太多了呵！他会等她，等她面对她的心，等她接受他的爱。他可以等，即使是……一辈子。

“我会等你，寒儿。只要你一天没有爱上别人，我便会等你。”自窗口望向她的房间，他向她许诺。即使她并不知道。

*

*

*

不过，上天似乎没有给他这个机会。

三更时分，冷清寒自浅眠中惊醒。

她分明听到了马蹄声。

她知道楚落尘向来不与人交往，这片竹林更是人烟罕至。

难道是她的行踪暴露了吗？

“呵……”她自嘲一笑，“看来又为他添麻烦了。”

她迅速披上衣物，抓起残月剑，径直步向他的房间，推开房门，他正睡着。

她走上前，想唤他起来，但望着他的睡颜，他苍白的脸色，伸出的手又情不自禁地收了回来。

她深深地望了他一眼，转身，带上门离去。

她去会会那些不速之客，不管如何，她会尽力不让他受到惊扰。

